周官析疑

周官析疑卷之九

高淳張彝歎
漳浦蔡聞之同訂
懷寧劉古塘

桐城方苞著

大司徒

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

必知土地之宜人民之數然後可定民之居制民之產以安其身而教擾之是即所以安擾邦

國也。

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

官獻瑤曰、此下數節之綱領、蓋建土地之圖、以辨五土之名物、然後知廣谷大川異制、民生異俗。而施十有二教以一之。然後知土地所宜。五穀所殖。而相民宅。任地事。然後可量地之肥瘠高下。以制地征均地政。然後可求地中。制地域。以建王國侯邦。以造都鄙。此建土地之圖。所以

爲大司徒之首務與。

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

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州社經有明文、黨立禜蜡、亦宜有社、樹之田主、似謂樹木於社壝、以表一方之田、名社與野、即爲田主之義也、注疏乃以爲田神、而別求尊於社稷之神、證以詩之田祖、以神農當之、豈祭社稷、乃奉田主之神以臨之乎、抑別有田主之祭、而奉社主稷主以依之乎、經傳中絕無社稷與

田祖先嗇合祭之文朱氏申之說較注疏為近
理　陳從王曰朱子論語注古者立社各樹其
土之所宜木以為主蓋本諸此已不用注義
社稷自王國至州里隨大小有之不止王宮所
建樹之田主亦不專指耤田內也
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
而方
先言物而後言民者下經因此五物者民之常
而施十有二教則辨五地之物生以人為主[illegible]

辭重於人、然後與下義相承接、

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

此經毛物羽物、亦謂野鳥野獸、若馬牛雞鶩則五土皆宜、小異而不失其大同、不宜獨舉爲山林邱陵之動物、

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臝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

王氏安石以臝物爲鼃蟥之屬、或疑鼃蟥小蟲

未足當五物之一、然羽毛鱗介之外、別無所謂贏物、此經乃辨五地之物生、故不論物之大小、而但計所生之多少、羽毛鱗介生於平土者甚少、惟贏蟲為多、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

五地所生之民、形貌既殊、則氣質剛柔輕重遲速亦異、始於資稟、成為習俗、先王辨其氣質之各異、而知其性命之本同、故設為十有二教以

一之

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

內宰以陰禮教六宮家人相怨多起於婦人故以陰禮教親

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

俗即下經所謂以本俗六安萬民也民得生養之樂有戚黨之歡然後勤於作業而不偷

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

恤即下經相救相賙之類誓以憂樂相同彼此共之則民知恤人即所以利已而不怠矣

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此十二教兼禮樂刑政而言隨其時地之所重而勸導董戒之也歷言其效蓋使職教者驗之於民以課教績之成否非徒爲文具而已

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

以教民言則舉五土可以包九州以九州之人皆稟五行之氣以生也以居民言則五土分爲十二土而十二土之中又各有五土必周知之

然後可相宅而使同貫利也西北之沙漠東南之斥鹵雖五穀不生而人民亦可以食其土利故第言相民宅蕃鳥獸毓草木任土事而不及稼穡也。

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

辨五物九等名曰土均之法者田有一易再易地有五而當一十而當一必辨其等乃可均也

九等當如禹貢所差

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
梅瑴成曰測土深不可以淺深言蓋惟覆矩之
法可以從高測下然以目之所見為止若地面
之下無術以測其淺深也土圭之法乃求地中
自四邊徼內規方千里以為王畿又自王畿嚮
內以至將建王城之地而置表測景以漸而進
故曰土深猶士冠禮設洗直東榮南北以堂深
也若建王城欲知地之高下以制溝渠而測土
之淺深則用匠人水地之法自近及遠遞較其

表端數十百里可驗致也、

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梅瑴成曰、土圭所以致日景、而辨分至、定四方也、以長短之極察之、則知二至、以長短之中裁之、則知二分、以二分出入之景揆之、則知東西、以午中之景正之、則知南北、故辨分至、定四方、

皆由此也、所謂地中者有二有形之中有氣之中。主於形言天之包地如卵裏黃皆圓體也、天地既圓則所謂地中者乃天中也此惟赤道之下二分午中日表無景之處爲然以氣而言、必陰陽五行冲和會合乃可謂中嘗以歷法推之窮南極北晝夜偏贏赤道之下冬夏適均惟中國之地晷景盈縮與時進退二至權除毫無餘欠而洛邑又其中之中者以其得天地之中氣謂之地中民不夭也經謂天地之所合者地

之中氣與天之中氣合也合故四時交而無多暑多寒之患合故風雨會而無多風之患合故陰陽和而無多陰之患蓋四時風雨寒暑皆天地爲之其交其會其和皆天地之合爲之也然則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乃言地中之處其景尺有五寸用此以爲標識耳　景朝景夕當以鄭賈之說爲近理蓋天包地如卵裏黃地周之度與天相應每二百里而差一度南北異緯東西異經如夏至日中此處景正時遍

東則景必晚、邇西則景必早、自二百里以外、漸差漸遠、每三十度而差一時、有在此處爲午、而邇東爲酉、邇西爲卯者、今中國經度不同之地、節氣交會、皆有早晚之殊、此得之實測、非懸揣也、

地體渾圓、居天中、亘古不動、天以南北兩極爲樞紐、赤道橫帶天腰、距兩極適均、日行黃道、出入於赤道之南北、冬至出赤道南、故距地近、夏至入赤道北、故距地遠、而星辰距地則四時皆等也、四遊之說、謂地與星辰升降於三萬

里中又謂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其說皆不可通蓋地惟至靜故能載萬物必無升降之理觀星辰距地無四時遠近之殊可見至於日至之景其南北長短之差參差懸絕非一定之數不可以道里計也鄭賈未解地圓之理故引無根之說如此　王蘭生曰西北多山東南多水惟地中平壤爲天地之所合北極下半歲爲晝夜赤道下一歲再冬夏惟地中爲四時之所交日東近海多風日西連山恒雨惟地中乃風雨

之所會、日南近日多暑、日北遠日多寒、惟地中
乃陰陽之所和、
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
樹之
於王畿曰封樹者、規方千里、包高山大陵。不可
以溝限惟起封界、樹木以表之、故造都鄙則曰
封溝、以室數計畝制地其域狹也。徧首總言制
邦國都鄙之畿疆曰溝封、後分言制都鄙之地
域則曰封溝者、邦國封疆廣狹不齊、地勢所宜、

或可溝或止起封界與都鄙計畝制域封必以

溝者異也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

惟王建國自服於土中則大小之邦亦必相其

山川之面勢道路之支䠓以定國都控馭四境

以土圭土其地者所以正國都之方位也國都

旣定然後可以制封域詩云揆之以日作于楚

室又曰景山與京遷國且然則造邦可知矣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

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此經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則知以七之可食者言司勳職曰凡頒賞地三之一食則知以其入所食者言　以詩及春秋傳所言魯衞之封畧計之封國之里數當以周官爲正其實周官與孟子所言亦不甚相遠蓋周官所言者

制其域也兼名山大川附庸閒田在其封內者
而言也顓臾魯附庸而孔子曰在邦域之中是也所謂食者則其實
封食其土利者也見於經傳者公惟宋男惟許
宿則封國甚稀書曰分土惟三以諸侯之地方
四百里計之為方百里者十六其食者三之一
為方百里者五方十里者三十三方里者三十
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
一餘方百里者三方十里者五十五方里者五
十四以一易再易之田相減幷數收疆潦之五

而當一十而當一者計之其爲穀土亦約百里耳蓋孟子言頒祿故止計穀土周官言所食則幷其山澤之毛至邦域之數則包名山大川附庸閒田之在其封內者耳如今大州縣包絡山海動數百里而計畝徵賦入籍者不過數十里周官孟子封國異數正類此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蓋天下初定夏商以來建國一仍其舊別無土地可以大封孟子所言周初之制也至周公建典則商奄既誅滅國五十廣齊魯衛晉之封見於傳者殷民七族殷民六族懷姓九

宗職官五正本末皆與其宗祀奪其土田故三等之國封域雖增所食穀土不過少加於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數而不甚相遠也惟宋則疆域最廣所食又多以修先王之典禮體大物博且尹東夏而近王畿朝聘過賓視諸國爲殷繁凡以稱其用耳循數推理必諸子以上始有附庸開田至於諸男則封疆百里析之爲五十里者四以田之一易再易之半爲穀土其餘皆山澤藪牧盡以畀之而封內並無附庸閒田蓋非

此不足以立社稷通朝聘職貢其詳宜見於司
空之篇而今不可攷矣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
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
三百畮
鄭氏之釋都鄙非也春秋侵伐及邊境則書四
鄙傳曰都城過百雉又曰邑有先君之廟曰都
蓋都所居鄙則界也制其地者計穀土也制其
域者兼疆潦數收也　漢書食貨志云武帝時

趙過爲搜粟都尉、修后稷之法、爲代田、一畮三甽、歲代處、之廣尺深尺爲甽、播種其中、苗生葉已上、稍耨隴草、因其土以附苗根、比盛暑隴盡根深耐風與旱、則魏氏技所稱閒隴而爲甽者、乃古代田之制、雖歲種不易之地亦然、以訓一易再易之地誤矣、

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爲地灋而待政令

自土會至此、皆經畫土地之事、所以爲安擾人

民之本也以下乃專言人民　康成以地職爲九職非也此經所須職事即下經所云須職事十有二也九職已具其中既分九職而又曰須職事則義無所處矣上經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特標以作民職而此又分九職則事複而辭亦贅矣蓋曰地職乃其地所當承之職事也禮記郊特牲郊之日汜埽反道鄉爲田燭不命而民聽上即六鄉之地職也遂人國祭祀則共野牲令野職即六遂之地職也甸

稍縣都公邑當津要則服輸將給賓客師旅近川防則共修築外至邦國則春秋傳所云取於有關之士以共王職是也地守亦非林麓虞候之所守也山澤藪牧並列九職則林麓虞候之所守於作民職具之矣按夏官司險設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法掌固頒士庶子之守任其萬民用其材器以通守政若造都鄙則治其固與其守法乃此經及均人土均職所謂地守也經言地職者三切究其義皆非民

職詳具各篇　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皆地法也、而復言以爲地法者、以待政令言之也、都鄙有遠近、其地有饒瘠、其事有劇易、故所以待王朝之政令者、法各有宜、而不可以一致也　鍾婉曰、鄭氏鍔謂須執事於都鄙、以待王朝之政令、非也、此承上建邦國造都鄙而總言其地法、則不得專以都鄙爲義明矣、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

周官救荒之本、惟在五黨相賙、及令移民通財、

使士師掌之、而耕九餘三家有蓋藏又相賙與通財之本也此十二政乃臨時補救多方以求濟之事、

一曰散利

所謂散利者、發縣都之委積與泉府之作布也、先鄭謂貸種食未安貸種食乃旅師春頒秋斂平時益民之政非爲救荒而設

八曰殺哀

宗伯職以凶禮哀邦國殺哀者節喪弔禬恤之

財用以賑凶荒也。

九曰蕃樂

周禮蕃樂、似無與民事、而以聚萬民者、遇災而懼以勸恤民、則民之心聚矣

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民有田野樹畜、則能自養矣、而老幼孤獨鰥寡、及以事故耗乏、或疾病無依者、上更有以保息之、而安富尤保息之大者、蓋富者不安、則民不

務積聚而失其養者衆矣上豈能徧給哉漢武立告緡之法商賈中家皆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產業其明徵也　張自超曰管子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四曰養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本此陸贄曰先王制賦不以殖產厚其征安富之義也　恤貧當爲賑賜補助遺人職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是也旅師春頒秋斂乃所以廩貸新畊注疏未安

二曰族墳墓

記曰、絶族無移服、儀禮喪服、高祖以下、小功三月者、皆曰族、此經曰族墳墓、大夫職曰令國民族葬、皆以有服者爲限也、子姓或蕃或希、有繢有絶、惟限以五世、然後宗支昭穆、尚可比次、兆域廣狹。尚可均移。過此以往。則紛而難理矣。必別授兆域、各從所親、分守而無爭、始能愈遠而不紊也、

三曰聯兄弟

大宗伯職、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且由親及

疏外姓之兄弟本因同姓而逮及之耳注疏以
兄弟爲婚姻雖本爾雅其義終偏

六曰同衣服

媺宮室爲本俗之首者有廟有寢民安其居然
後樂事勸功而亟去其鄉也終於同衣服者民
志定然後禮俗型也

乃施教灋于邦國都鄙

布教於邦國都鄙使萬民觀之也施教法於邦
國都鄙使羣吏守之也布教布以上諸大綱也

施教法施以下諸細目也

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五家聯近故奇衺使之相保二十五家則宅舍多矣故有故而寄託者使之相受百家則財力贍矣故葬其喪役使之相共五百家則勢衆強矣故寇盜使之相救二千五百家則畜積厚矣故祲札使之相賙萬二千五百家則秀民聚矣

故使之賓其賢者興賢國興也而曰相賓者五物則詢於衆庶書德行道藝及孝友睦婣有學者則屬其民是使鄉人自相推擇而賓禮之也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也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相賓及十有二職三物八刑臚列於布教於邦國都鄙之後與四官異者前所列土會土宜土均之法皆地法也土圭之法以制王畿建邦國造都鄙荒政十有二保息六本俗六以聚萬

民養萬民安萬民惟十有二教主於教民而皆教之大綱故與諸大政並列於前此以下則親民之吏所奉守者故詳於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各以教其所治民之後也先儒皆云此即教法然三物八刑乃教法之正非此閭族黨州鄉則綱維布置以爲施教之地耳

十有二曰服事

冢宰任民以九職而司徒增其一冢宰制國用者也九職所任皆財賦所從出也司徒頒教則

秀民之學道藝巫史醫卜之世事庶人在官之服事其職事不可闕矣

一曰不孝之刑

大司寇職三曰鄉刑上德糾孝故爲鄉八刑之首殺越人于貨孟子所謂不待敎而誅者也然康誥曰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則其惡甚於殺人之盜故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也

四曰不弟之刑

易不友曰不弟且退列於不睦不婣之下者曰不友則專於兄弟曰不弟則不遜弟於族婣鄉黨者該此矣

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

不任不恤亦有刑者背朋友之付託則不義安鄉里之危困則不仁此而不懲民俗日以偷矣

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六藝中禮樂惟秀民乃能習而凡民使由五禮

皆可以防其僞使聽六樂皆可以防其情故復

列之禮者稱情以立文乃所以防民之僞而老

莊荀氏乃以爲化性而起僞蓋溺於俗而不達

於先王之禮意也

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其有地治者聽

而斷之

獄訟至紛其達於司徒惟附於刑與不服有司

之聽斷者耳必取决於司徒而後歸於士懼其

濫也不服有司之聽斷得自直於司徒懼有司

之枉橈也仍與有地治者聽之而後斷焉懼民之誣其上也　鍾畹曰秋官鄉遂公邑所上之獄訟司寇聽其辭都家所上則曰聽其成書其成與其聽獄訟者是都家之長自與有司聽斷不關於司徒注有地治者兼都鄙似誤

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

祀天燔柴而曰羞其肆何也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所謂羞肆乃以薦配享之人帝也記曰帝牛不吉以為稷牛郊之牛二蓋以祀天不可

薦俎享稷不可燔柴。燔牛用全、必異牛乃可以烹薦。易所謂享以享上帝、亦以祀人帝也。郊以特牲、而我將之詩曰維羊維牛、爲祀文王也。祀天不宜有俎豆獻爵、而祀五帝、大宰所贊有爵、亦爲人帝也。生民之詩曰于豆于登、爲祀稷也。五人帝有尸、則稷亦宜有尸。旣立尸則具鼎俎豆登獻爵宜矣。昊天上帝及五行之帝用犢而燔柴、則粢盛秬鬯亦陳列而無獻薦之禮可知矣。祀天之禮極簡、則五人帝與稷雖有獻薦而

尸帷嚌啐、無飲食之事可知矣。禮以義起、邦國

禮雖亡、參伍經傳、其大義猶可得而推也

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

修道自大小司徒以及遂人遂師、皆令野廬氏、

而埽除者則守塗地之人、委積皆令遺人、而共

之者守路室候館之吏、後鄭及黃氏說皆未詳

辨見遂師職

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

曰徒庶之政令皆在軍及鬮禁之政令則大司

馬治之也聽於司馬則曰卒伍致於司徒則曰徒庶　大喪曰帥六鄉之衆庶大軍旅大田役則曰萬民通乎畿內也鄉大夫職於大詢曰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大司徒職則曰萬民亦通乎畿內也

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于王門

古者謀及庶人故也大故卽小司寇所掌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也王崩苟無他故及尋常寇兵無爲致萬民於王門注誤

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徵緩刑

於荒政十二之中獨舉其四者貢賦天子所制也故舍禁弛力薄徵必待司徒之令刑章天子所定也故緩刑必待司徒之令若有利而自散之以及眚禮殺哀蕃樂多昏索鬼神皆邦國所得自主也不及去幾者其政微也不及除盗賊者盗賊承凶饑而作勢在必除無可疑也於荒政十二之外增其二者移本國之民與鄰國通

財其事尤大非天子之命不敢專也故首列之

古者耕九餘三雖遇烖祲中家皆可自保其餘貧民則發縣都之委積旅令通財而官爲之責其償可矣其遇大荒則移民以就粟蓋中原之地多不通川雖有粟而難移其通川之地則移粟不待言矣大札移民則遷其未染時疾者以避地氣之災也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

大司徒令教官致事而廢置誅賞皆不與何也

所致之事。即屬官之治成也。小司徒旣考之而行誅賞、則其失得張弛勤惰、並致於大司徒矣。大司徒憑之以致於冡宰。卽冡宰所憑以爲廢置也。宗伯司馬無令致事之文者、禮成政行而事畢、無可致也。獄訟之事、則至大司寇而止。故小司寇歲終令羣士登中於天府而已。王制王令三公參聽之周官並無此制

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小宰所令於百官府者、王宮之事也、故於職曰修、於法曰考、於事曰待、而不用命者曰不共、司徒所令於教官者、教事也、故於職曰共、於事曰修、而不用命者曰不正、

小司徒

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

五官之長與大宰共建五典而教法獨小司徒建者以主六鄉而親民事猶小宰之建官刑也

夫家謂男女既配耦者以是知周之征役不及眾丁女戶餘夫也　教寓於祭祀飲食喪紀之

禁令使民知禮知義所以厚生而正德也教寓於征役之施舍使民興讓興仁所以忘勞而犯難也司徒之法無一人之不教無一事之不教無一時之不教所以周徧淪浹入人之深至於刑措也

乃頒比灋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

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頒比法舉六鄉則甸稍縣都邦國觀此矣受比

要舉邦國則鄉郊何稍縣都可知矣畿內則歲時入其數俟國則三年入其要內外詳略各有宜也 登謂升而載於冊也物謂弓矢甲楯楨幹旗物之屬卽大比所稽兵器也注以為家中之財誤矣旗物有度式什器有良苦故辨之財而曰辨則辭與事不相應矣漢法算緡錢商賈各以其物自占王莽稅天下吏民一切皆三十取一康成每以漢法莽事釋周官害義之尤甚者也

小司徒雖須比法於鄉大夫而鄉之教治政事一斷於鄉師故鄉大夫之職曰受教法於

司徒退而頒於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則於民治一無所與昭然矣若非六鄉則宜與遂大夫同何以職事迥別乎。

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

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既有定法族師又有合聯之法何也賈氏公彥謂擬入軍相并也但案其辭意似專指在軍者并則義尚未備耳蓋必

合聯於可任者四五六人而取其一然後技勇可簡且非留其半以居守則受邦職役國事相葬埋一族中居者或不足以共也族師在軍則爲卒長必平時合聯然後二族戰士皆其所素教而如臂指之相使居守之族師二族之民皆其所素治然後若綱在綱有條而不紊凡此類皆周公夜以繼日精思而盡萬物之理者也

或據班志一甸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止出七十五人司馬法井十爲通三十家止出三人

疑周官不宜取一卒於二族中不知一甸中雖止用七十五人而此七十五人則必取諸八閭之中司馬法亦然不如此則從軍之士與其長不相習而緩急不可恃居守之吏與其民不相習而受邦職役國事相葬埋必有扞格而難通者矣役必更番總畿內計之常數十年而後一從役故八閭之人亦不以同時并調爲用耳况司馬法乃齊稷且所作先儒論之甚詳班志不惟於經傳無考春秋以前之書亦未見其徵

周官會卒伍合聯之法坦然明白按以事理之實亦確不可移不得以異說亂之　邦職謂地職也若民職十有二則不必合聯而後可受伍兩卒旅師軍咸備始成一軍而獨言會卒伍者起徒家一人故比各爲伍然必積至百人乃成一隊也　追胥曰比者卒伍既定則各以所居遠近相次而追胥也　李鍾僑曰小司徒承會卒伍而言故先軍旅而後及田役追胥貢賦遂人承授田萊治溝洫頒職作事而言故先貢

賦而後及師田政役乃文義宜然鄭氏鍔謂軍旅起於六鄉故先軍旅財賦起於六遂故先貢賦則偏窒而難通矣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

賈疏謂六鄉每家出一人爲正卒其餘皆爲羨卒爲上劑致甿遂人以下劑致甿每家出一人

爲正卒一人爲羨卒其餘皆爲餘夫謂之饒遺非也羨卒即餘夫也對正卒言則曰羨卒對正夫言則曰餘夫鄉遂互文以見義耳何嘗獨厚於遂乎　鄭氏鍔曰鄉遂都鄙邦國授田之法有四節非也大小司徒與遂人大司馬本無異法蓋不易之田即上地一易即中地再易即下地也大司馬上地食者三之二即遂人之田百畝萊五十畝可任者家三人即此之家三人也中地食者半即遂人之田百畝萊百畝可任者

二家五人、即此之二家五人也、下地食者三之
一、即遂人之田百畝、萊二百畝、可任者家二人、
即此之家二人也、前後互見、辭有詳畧、安得意
爲之說乎、田竭作、更番調發、使皆習於軍事
也、追胥竭作、守望相助、非遠遊其閭井也
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
賞罰、誅其犯命者
曰掌其政教者、師則致以順命而不犯、田則教
以習戰而不爭、役則致以同力而不惰也、蓋乎

時敎法即具此而有事則誓戒焉、　凡用衆庶、
小司徒曰政敎者、敎法小司徒所建也、鄉師於
田役則曰政令者、受州里之役要出田法於州
里、其政皆鄉師布之也、軍旅會同大喪則月治
者、其政稟於司徒司馬鄉師躬治其徒役而已。
州長於師田行役皆曰戒令者、政非所專以帥
而敎之故戒之也。黨正則曰以法治其政事者、
州長掌政令之法。黨正循法以治其事而已。族
師曰掌其治令者、躬帥徒役而至則遂治之也。

政令者、命其事也。戒令者、警其殆也。治令者、飭其人也。

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夏官諸子掌國子之倅、而有大故則小司徒致之何也。諸子掌其戒令教治、而修業仍於鄉學也。於諸子職曰羣子、以合諸學、合諸射合諸喪祭賓客而言也。於小司徒職曰餘子、各據其家而言也。與士並舉、則曰庶子、言各有當也、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

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

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地事辨其地之宜井宜牧及黃白宜禾涔泉宜稻之類也農牧虞衡民職也大宰任之而大司徒頒之閒師掌之地事則小司徒任之載師物之而土均均之注並誤凡稅斂之事如納徵之期收掌之人廪藏之所委輸存貯之數皆是也卽稅斂責賦之事宜非貢賦外別有稅斂上經會卒伍而令貢賦者征役有繁簡則貢賦有乘除也此經制井牧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者地邑有衢僻收穫有早晚道

路。輸。將。有。遠。近。則。稅。斂。之。事。必。隨。地。而。制。其。宜。他。小司徒專掌六鄉、而所載、乃井、邑、邱、甸、縣、都、之、制、者、比閭族黨州鄉之法。大司徒職具之矣。故獨載井法。以示內而六鄉。外而六遂。以及都。邑。名。雖。各。異。其。地。法。則。皆。以。九。夫。為。井。四。井。為。邑、積、累、而、區、分、之、也、任土、比、民、之、法、錯、見、諸、職、大司徒職載邦國封疆都鄙室數、次及比閭族黨州鄉之法、小司徒職載井邑邱甸縣都賦兵之法、載師職載任土之法、閭師職載任民作貢

之法、遂人職載溝洫之法、其授田則大司徒職載、不易一易再易之田、所授多寡之數、小司徒職載上地中地下地之人、所任多寡之數、皆各舉其一、彼此互備也、　匠人爲溝洫、其制既成不過歲爲修治而已、何至六十四井之田而歲免其四旁三十六井之田稅、分治田與治溝爲二事乎、康成之說於事理難通、非獨無所考據也、

注謂此造都鄙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非也、井邑丘甸縣都以田數計之而出稅法也、溝

洫澮川、以經界言之而通水道也此經曰九夫爲井者、以出稅法故止計所耕之地也遂人曰十夫有溝者、以定經界故幷計所占之地也井閒之溝、溝上之畛、以及疆場之瓜八家之場圃皆取於所加百畝之中、且四井爲邑、量地制邑、亦必取於四井之中、非每井而加百畝、勢不能備然則遂人所謂十夫即此經所謂九夫而溝洫澮川之制井邑邱甸縣都之法乃鄉遂都鄙之所同也審矣鄭氏之誤起於謂匠人溝洫之數與遂人不同不知實無二法

特考之未審耳詳見匠人為溝洫解康成為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之說朱子終不敢易者一則以九與十起數之異也然匠人之法止九夫與遂人十夫異耳其有溝有洫有澮有川同也九夫十夫取數雖異而占地大小相去無幾其不可為以十起數之溝澮者亦不可為以九起數之溝澮也且謂鄉遂多平曠則最宜於畫井矣謂都鄙包陵麓則最不宜於畫井矣況建國或在中原或阻山澤即鄉遂多平曠都鄙包陵麓之說亦不可通

哉一則以四與五起數之異也、然五起數者、所以綴民居、四起數者、所以制田賦、二者相爲經緯、無內外遠近之異、蓋鄉遂都鄙皆有上中下地、計室數之多寡以制邑、皆以地之上中下爲準、何不可通行井法哉、且制地授田出稅賦役、稽夫家畜產之法、見於司徒、見於小司徒、見於鄉師、及鄉遂羣吏之職、疊出互備、不厭其繁、使鄉遂用貢、都鄙用助、經界不道、彼此各異、是地法之最大宜特書而詳見者、乃竟無一語及此

則注說之誤明矣至孟子所云尤不可以此注證蓋遂當為野而鄉不可以為國中也　成同之法注乃以開方計之然畫井必因地勢非必萬夫之地截然齊一而為井春秋傳所謂牧隰皐井衍沃管子所謂五而當一十而當一其遺法也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

守地守也職地職也民職則冢宰大司徒頒之而訓師專掌之小司徒分地域故辨其守施其

職而平其政即均人所均地政地守地職也蓋

小司徒辨之施之平之而役均人以歲之上下

均之地域既分則無所用其均故不言

大軍旅帥其衆庶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

小司徒職無田役以凡用衆庶詼之而田役之

政令則鄉師所專治也特舉軍旅以大軍旅必

身帥也不及政令以大司徒實治之小軍旅則

治其政令以大司徒不治也

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

凡役曰政令喪役獨曰政教者屬引則勸防有式鼓封則舒縱有節也　大司徒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此職又云大喪帥邦役則知遂人所致六遂之役遂師所道稍人所帥公邑之役並致於小司徒而小司徒所謂治其政教者即遂人之六綍遂師之抱磨共丘籠及蜃車之役矣以遂與公邑之役並致焉故統之曰邦役也

歲終則考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要會

而致事

曰治成者、所治職事之狀、所、以、別、於、計、簿、之、成、也、屬、官謂官中士大夫、及諸職執事王朝者、羣吏、謂、鄉、遂公邑之吏、及家削縣都私邑之吏、以不、盡、屬、於、司、徒、故、別、言、之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者、將以達於治官、不自考而誅賞之也宰夫考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

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灋之象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吏憲禁令修灋糾職以待邦

治

觀敎法之象則曰帥其屬以敎法縣於象魏在外之羣吏不能徧觀也憲禁令則曰令羣吏俾各縣於所治也

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敎治正政事考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上經稽九比之數遍乎畿內此大比羣吏止於六鄉四郊者以遂與公邑之吏則考之者遂大夫家削縣都之吏則考之者縣師又以見載師

所任近郊遠郊宅田士田等乃六鄉之餘地各區爲邑而其吏亦小司徒考之也上經比民故首國中此比吏故第舉六鄉四郊蓋鄉郊之吏無居國中者　大司徒頒士農工商之職定比閭族黨州鄉之制未言其所以稽而登之者若何也小司徒則遂頒比法以時入其數至三年而復受其要則凡凢比之內其家之貧富民之賢否戶口之衆寡蓄産之豐耗器用之完毀皆犂然於胸中而政教徵令施行於軍旅田役之

中所以掛酌調劑者靡不詳盡矣　傾比洪炎

鄉大夫不及兵器至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則有兵器者鄉大夫州長黨正職主於教族師以下始有飭兵器之文體有所宜事取其便也古者卒伍兵器皆自具而公孫弘議禁民挾弓弩可謂昧於治體矣

鄉師

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

遂之教治獄訟皆遂大夫掌之而鄉則鄉師掌

之者鄉大夫六卿也豈暇聽鄉之教治獄訟哉
其於教則正月頒之鄉吏而已其於治則歲終
令羣吏會政致事而已至獄訟則一聽之鄉師
而不與者體當然也

以國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之衆寡辨其老幼貴
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
戒令糾禁聽其獄訟

五家爲比蓋國中屬民之灋而因以施於鄉邑
故曰國比之法稽夫家辨征役施舍小司徒之

職也而復列於鄉師者小司徒通掌國中及四郊都鄙而鄉師分掌六鄉遂師分掌六遂縣師掌都家也馬牛之物蓋該六畜車輦而言小司徒職既曰六畜車輦而又曰辨其物故知爲旗物及兵器役器也　遂之夫家衆寡馬牛之物遂大夫稽之遂師登之鄉則鄉師稽之鄉大夫登之何也遂大夫親民而職簡所稽能詳遂師則治廣而職繁故惟據所稽以登於册鄉大夫六官之長豈暇稽夫家衆寡馬牛之物哉鄉師

地官之政其職繁矣而能任此何也地政之繁重者莫如遂師職之經牧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作役事而鄉則小司徒領此矣故雖使鄉師簡稽鄉民而不病其劇也小司徒須比法於上故舉重而先貴賤鄉師掌比法於下故舉多而先老幼鄉大夫族師皆先貴賤承小司徒所頒而布之也　下經明著四時之田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而王氏安石乃謂小司徒使登六畜車輦辨其物鄉師帥田役

所需惟馬牛、故無辨其物之文、其蔽蓋由不知經文互備此職以旌鼓鐸旗物於役故畧於前、而與小司徒異耳、蓋辨可任者及於馬牛、則諸物皆辨不待言矣、

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

遂與公邑之役、遂人致之、稍縣都之役、縣師作之、則並考司空之辟、以逆役事可知矣、而二職無文、以例見於鄉師、不待言也、

凡邦事令作秩敘

曰凡邦事則不惟役事如郊爲田燭喪屬六引過賓修道之類皆是也即以役事言護辦之節番休之期必作秩敘民乃不惑諸儒多以役事之功程言失其義矣　黃氏度謂功力當在司空之辟非鄉師所作非也功力之秩敘雖司空作之而因役之大小以定人數量地之遠近以爲徵發將歲之豐凶以爲番代皆有常次非鄉師孰任之魏氏狡謂鄉師令之作之者鄉吏亦

非也、即役事亦官中上士中士作之、俾鄉吏奉行耳、況祭祀賓客之事乎

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蒩

疏謂佐大司徒似未安、宰夫從大宰視滌濯、贊小宰比官府之具、肆師治禮儀以佐宗伯、皆特文以見之、則此蓋各共其職而非佐司徒也、大司徒羞肆與奉牲相連、則爲薦腥之豚解可知、此又曰羞牛牲、則宜爲體解而薦熟也、

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執纛以與

匠師御匶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

大役曰師民徒大軍旅會同曰治徒役大喪曰師其民何也曰民者正卒也曰徒者兼羨也大役必於農隙功多而時暇故正羨同作軍旅會同或非農隙六軍之外給凡役傍輂輓輦者不必正卒故曰徒役也若大喪則禮重而役少必簡正卒之精良者以備之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則羨卒不得與明矣　先役事而後及祭祀役事鄉師所專掌也先司空之役事而後及軍

旅會同所役爲少也次輿役其事爲希也

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灋于州里

於鄉舉州於遂舉里示時田自州長至二十五家之吏皆各有所受之法也

以旗物辨鄉邑

邑謂四郊之內六鄉之外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別爲公邑而旗物異於六鄉也遂師再言凡爲邑者則甸稍縣之公邑並屬六遂明矣朱子謂周官之文盛水不漏此類是也

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于市朝

鄉師所徵令宜不出於鄉而徇於市朝何也。王朝乃百官府所聚、羣都縣鄙之官吏日有事焉。如四時之田、則五官之屬皆有聯事、羣都縣鄙皆受法於鄉師、故徇於朝、使共知而各警其事也。徇於市者、恐國中之民或身在市廛、雖有徵令而不聞也。鄉有小市、則有地守者畢徇焉。

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阸以王命施惠

以王命施惠者、其職代王巡行、見民囏阸即以

上命發倉廩出泉布而無所壅遏不待奏請報
可此聖人慮事之詳憂民之切也　歲時有天
患民病司救所巡自國中及郊野則此職之設
亦兼六遂蓋鄉遂皆切近王都其民治必分掌
之而後能詳至於囏阨則並以屬地官之攷以
示其不異於鄉也自稍以往地域廣遠非王官
所能徧都家之長曰當震動恪恭而時式以求
民瘼矣

若國大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

歲終詔廢置大比詔誅賞皆詔冢宰也、但廢置必達於王而誅賞則冢宰專之、

鄉大夫

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

州長、黨正皆曰教治政令、而鄉大夫則曰政教禁令者、鄉大夫六卿也、用其體望以統六鄉而不與治民之事、下經使各以教其所治、又曰各憲之於其所治之國、蓋州長黨正始有民治故鄉大夫職不言民治也、非惟不治民亦不聽羣

吏之治鄉師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
是也遂大夫則兼聽治訟以無王朝之事也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
尺以至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
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
舍以歲時入其書
役鄭以征爲稅又引此以證大宰九賦爲口率
出泉遂爲聖經莫大之謬飾若易稅爲役則其
義可與陳氏深之說相足蓋注謂國中役者少

野外役者多以人言也、陳氏謂國中役多、野外役少以事言也、惟國中服役者既少而役事又多所以征宜遲而舍宜早也。惟野外服役者既多而役事又少所以征宜早而舍宜遲也。舍、獨言國中者公卿大夫士、及庶人在官者、皆聚於國中鄉遂之吏則皆官奉職、不在弛舍之列。鄉遂大夫所屬無府史胥徒、又升於司徒者始不征於鄉則賢能在鄉遂者亦不應舍故止以國中言之至老疾則本無可任之理言國中而

野可知矣　小司徒頒比法於鄉大夫使循稽而登諸籍故曰入其數鄉大夫既登諸籍故曰入其書　載師職曰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則六鄉軍賦不宜取足於國中辨其可任者謂力役之征以給公事耳　古者以六卿爲軍將而周官之六卿實兼鄉大夫則車徒雖分調於畿内而必以鄉民爲本蓋主帥與列校士衆不相習則不可用也朱子詩傳謂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衞王室爲平王遠戍申許言之耳羣儒遂謂

鄉遂之兵不調是謂道聽而塗說也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凡射衆耦皆合揖讓相先故取其能和勝不勝相形媢嫉易生故取其能容和容興舞則方射之時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也於獻賢能之書後即以此爲詢者所以興起羣士爲後舉之本也賢能德行道藝既成者故謀於鄉先生五物材質可造者故詢於衆庶　鄭氏鍔謂州長射

而不飲黨正飲而不射非也鄉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則先飲酒可知矣又據射義謂鄉大夫之射始兼飲酒故州黨但言以禮會民以禮屬民不知州長乃中大夫黨正亦下大夫顯與經悖

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注謂出使長民教以德行道藝於外義未審疏遂謂或爲都鄙之主或爲諸侯益誤矣所謂出者出於鄉學而入於成均升於司馬也入者選

歸其州黨也蓋與其才德之大者而進於王朝則將爲公卿大夫以臨長之興其行能之小者則還治其比閭族黨之民先王之世所以不慮選舉之不公而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也

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

鄉大夫令會政致事遂大夫亦如之公邑雖統於六遂而會政致事之令則不及焉以小司徒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則公邑之長自致於小司徒可知也按小宰月終以官府之叙受羣吏

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終令羣吏致事小司徒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小司寇正歲令其屬入會遂致事皆於會政之外別言致事則截然爲二事明矣小司徒曰正要會兼月要也小司寇獨言入會而士師職歲終正要會與小宰小司徒同則會政爲財用之計明矣地官則賓祭師役學校之用秋官則圜土囚食器物之需皆是也士師惟正要會而無致事之文以凡獄訟皆與大小司寇共聽斷別無可致之事至春夏二

官則并無會政致事之文蓋禮事兵事之財用乃他職共之事畢之後更無可致之事可會之財其義與士師無致事之文可參驗也　會政者上財用之計也致事者各致其一歲所服之職事也曰會政者合國政無所用財也小司徒歲終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則兼甸稍縣都之吏也小宰歲終令羣吏致事則兼六官之屬也不及會政者小宰月終受月要贊冢宰受歲會則會政不必言矣　前日各掌其鄉之政教禁

令後曰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此不曰各令其鄉之吏會政致事而曰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何也治教禮政刑事皆起於六鄉而稍縣都之徵斂師田行役皆以六鄉爲準而鄉大夫即六官之長也故歲終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而六官公聽之則法有宜於此而不宜於彼令有利於前而或敝於後者六鄉之吏皆得以達所見六官之長皆得以酌其宜所以爲正月之吉和而布之之本也

正歲令羣吏考灋于司徒以退各憲之于所治之
國

正月始受法於司徒而頒之、正歲復使羣吏考
法於司徒何也、所受之法乃始和而布之者、頒
之浹月則利害之實被於民者可見矣、故復使
羣吏就司徒而考之、蓋惟恐民隱壅於上聞而
所布之法尚未能盡乎事物之理也、不曰鄉吏
而曰羣吏、又曰憲之於所治之國何也、通乎羣
都縣鄙也、鄉大夫即六卿、司徒乃鄉大夫之一

故得通令畿內之羣吏又以見治政刑事之和布於都鄙者並得以考於四官之長也　朝大夫職於都家亦曰每國

大詢于眾庶則各帥其鄉之眾寡而致于朝

賓與大詢皆曰鄉之眾寡蓋非黎獻不得與敘數不可定也與賢能而謀於不善人則必以私計引親黨論國故而雜以不善人則必以猥言亂大謀聖人制法慮無不周如此

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以旌節輔

令則達之

國有大故大司徒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則有節者無幾矣然特關市之轉貨賄國使之通聘問有節則無幾耳若王有令或六官之長有令雖有執玉節以通令者如珍圭以徵守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之類猶懼變出非常或有矯假必使道路之官執旌節以輔之則令之始出必有所受致令之人必有識者如王之令必受於大僕宰夫而致之者虎賁行人司徒之令必受於鄉師而致之者宮中之士司馬之令必受於縣師或通於掌固皆道路之官所熟識也而可保

其别無變詐矣